

新托马斯主义认识论的神学唯心主义本质

骆天银

新托马斯主义是托马斯主义在现时代的复活。从本质上说,新托马斯主义和托马斯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论证上帝的存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但是,由于它们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前者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后者产生在封建主义时代),服务的具体剥削阶级不同(前者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后者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因而两者又有着不同的特征。新托马斯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再搬用经院哲学对宗教教条的盲目信仰和空洞推理,而是着眼于自然科学和认识论,力图用最新的科学资料,为神学信仰提供“新”的理论根据,从认识论上论证上帝的存在。因此,新托马斯主义者非常强调理性的作用,大谈自然科学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

神学是科学的死敌,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可是,新托马斯主义者却鼓吹神学能“使科学摆脱局限”,科学也能给神学“注入新的光明”。现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说:“科学与哲学(指神学唯心主义的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引者注)只要存在一天,它们彼此就可以而且应该合作,决不会破坏它们各自的方法。哲学能够启发科学,使科学摆脱局限性,至于科学也能够给哲学注入新的光明,给哲学展示新的方法。”(《约翰·保罗二世谈天主教哲学的现状与趋势》,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3期)新托马斯主义者为了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为了调和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为了给自己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穿

上“现代科学”的时装,佯装出一副“关心”科学的姿态,标榜“重视理性”,“尊重科学”。罗马教皇利奥十三在复活托马斯主义的时候,就再三告诫托马斯主义者,要运用所谓“推陈出新”的策略,以“新的东西来充实和完善旧的东西”,用新的科学成果来论证和宣传托马斯主义的理论。新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比利时的红衣主教麦尔西埃根据利奥十三的“圣旨”,不仅一再强调现代托马斯主义者必须从事科学研究,掌握与托马斯主义哲学有关的第一手科学材料,而且在他领导的“卢文高等哲学研究所”的章程中规定,该所的学员在学习托马斯主义哲学期间,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等。他还身先士卒,不惜工本,在研究所里办起了“科学实验室”。近几十年来,新托马斯主义者面对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更是一反中世纪经院哲学那种公开敌视科学,残酷迫害科学家的常态,十分积极地“关心”和“重视科学”。1936年,在梵蒂冈大张旗鼓地宣布成立“罗马教廷科学院”,并邀请著名科学家普朗克、波恩等人参加,还经常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去作报告。1979年4月4日,约翰·保罗二世又敦促全世界的神职人员“钻研”科学,要求他们“既要有真正的科学训练,又要有世界水平的专门知识。”现在,不少新托马斯主义者已钻到各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从天文学到地质学,从现代物理学到古生物学,都无不予以“重视”和

“研究”。象新托马斯主义者这样“关心”和“重视”科学，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的确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新托马斯主义者关心科学和重视科学决不是为了相信科学和发展科学，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对现代科学成果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然后歪曲地利用它来证明“上帝存在”和“上帝创造世界”，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及其固有规律的作用。例如，新托马斯主义者利用量子力学否认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利用相对论否定时空的普遍性，利用生物学的活力论证明灵魂的永生，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现代天文学中“宇宙大爆炸”假说证明上帝存在和上帝创造世界。在这方面，法国的泰依拉可算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用基督教的思想 and 托马斯主义的哲学原理去“解释”生物进化论，胡说什么世界是进化的，但进化是在所谓“创造”的指导下实现的；“进化只是一种过程”，“创造”才是“一种有条理的内在的和有生命力的动力”；进化依赖于创造力，“创造力贯穿于进化的始终”。他还“独创”出了所谓“创造的”、“一元的进化论”，并自诩这种“理论”既补充和完善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有力地证明了上帝存在和上帝创造一切的神学真理。新托马斯主义者除了歪曲地解释和利用现代科学成果之外，更大量的是趁目前科学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等局限，把一些尚未最后作出结论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宇宙的起源、有限与无限、自转与公转等问题作为“根据”，断言这就是“第一原因”或“第一推动力”即上帝存在的“确证”。1951年11月22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二向“罗马教廷科学院”召开的“地震研究会”作报告时说：无论现代科学家从哪一门科学把宇宙的存在推算到几十亿年或几百亿年，都只能说明“这个物质宇宙在有限的时间之前曾经有一个强有力的开端”，这就完全证实了“圣

经上的第一句话：‘开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与科学证明的数字所得到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泰依拉的“独创”和庇护十二的“报告”表明，新托马斯主义者重视科学是假，反对科学是真；倡导科学是假，贩卖神学是真。他们口头上讲要调和神学与科学的矛盾，实际上是要科学服从神学，为神学服务。

为了给神学信仰寻找“新”的理论根据，论证上帝的存在，新托马斯主义者不但佯装关心科学，而且还非常“关注”认识论问题。例如，法国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利坦在他的《认识论及其生命》、《区别为了统一——知识的等级》等著作中，就对人类的认识活动从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解答”。他们是怎样“解答”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得首先弄清楚新托马斯主义的本体论问题。因为对哲学基本问题即对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我们只有弄清楚新托马斯主义是如何回答世界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认识清楚新托马斯主义认识论的本质。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例如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都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新托马斯主义者却肯定哲学应当回答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新托马斯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存在”。马利坦讲：“本质是一切事物的作为可理解性的第一原理是必然的和首要的存在；或者换言之，一事物作为可理解的，它必然地和首要地是存在；简言之，一事物首要的是可理解的存在。”（《哲学概论》，英文版第300页）但是，新托马斯主义所说的“存在”，根本不是唯物主义哲学所说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一种人格化的上帝。新托马斯主义的本体论就是确认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关于这一点，马利坦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上帝，他是完满无缺的，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

不同程度上‘分有’他的完满性；他是自在的，而一切事物都由他而存在；他是不动的，而一切运动和变化都来自他；他的理智是万物的最高根据，一切事物的第一原则；他是纯现实，纯有。”（《哲学导言》，载《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185页）这种不把客观物质看作是世界的本质，而把人格化的上帝看作是主宰世界上的一切的最高本质，是典型的神学唯心主义，是“颠倒了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新托马斯主义从它的神学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把人的一切意识活动都“解答”为非物质的、纯粹精神性的灵魂的活动，断定认识是所谓“灵魂的机能”，根本否定认识是人脑的机能和物质的反映。波亨斯基说：“认识并不是一种存在。这件事起初显得很神秘，但是，却可以由灵魂的精神性来解释；因为灵魂不是物质的，所以灵魂没有界限，能够不断地是灵魂自身，能够‘有目的地’变成某种别的东西。”他还说：“对非物质性的灵魂的起源的唯一解释是认为它是上帝创造的。”（《托马斯主义》，载《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40页）波亨斯基的意思，就是说认识是上帝创造的灵魂的机能，不受任何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而是万能的，它既可以“不断地”认识“灵魂自身”，又可以“有目的地”创造“别的东西”。这种离开人脑和客观物质来谈认识的观点，实质上是列宁早就批判过的那些“没有头脑的哲学家”们所宣扬的“唯心主义的胡说”。列宁指出，它“与自然科学相矛盾。自然科学坚决地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第87页）

新托马斯主义不仅把认识视作上帝创造的灵魂的机能，而且还把灵魂即上帝奉为认

识的基础。宣扬反理性主义、信仰主义和不可知主义。根本否认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首先，从认识的起源看。认识从哪里来？是从社会实践中来，还是由主观自生、上帝创造？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根本对立的焦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实践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实现主观反映客观的唯一条件是实践。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与此相反，新托马斯主义却认为，上帝创造的灵魂是认识的“第一本原”，而认识则是上帝创造的灵魂的产物。新托马斯主义者虽然承认“一切认识都是从感官开始”，“观念事实上是我们从感觉和影象中抽出来的”；承认“感性认识只把握物质性的具体事物；感性的偶然性质，决不能认识存在本身”，而“精神认识则指向存在”，“直接地把握共相”；但他们又肯定作为感觉对象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进入观念里来”，认为感性认识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不能通过对感性认识的加工制作、概括抽象而来。马利坦说：“观念必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带有个体性的对象的认识。”“如果通过影象再现的那种对象丝毫不进入通过观念认识的那种对象，显然观念就不是什么对感觉或影象进行组合或提炼的结果。”（《自然哲学》，载《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26页）新托马斯主义者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将它们看作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领域，认为感觉的对象是没有一般内容的个别，理性的对象是没有个别内容的一般，这就根本否认了一般和个别的有机联系。他们还把感性认识凝固化，认为感性认识只能永远是感性认识，理性不能从感性抽象而来，这就根本否认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既然理性认识不是对感性认识提炼的结果，那末，理性认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新托马斯主义认为，理性认识是通过

“一种更高级的动力”即所谓“理智之光”对感性认识的“透视”而来的。马利坦说：“理智之光好比人们借以透过肉体而看到骨骼的爱克斯光”，“它给我们的理解力呈现出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中某些早已包含着的然而却隐藏着的东西”（转引自《雅克·马利坦》，载《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第268—269页）“理智之光”为什么有如此“神通”呢？新托马斯主义认为它是“人天赋的精神性灵魂”，是上帝直接赋予人所特有的一种“灵魂形式”；人们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从上帝那里获得这种“灵魂形式”或“理智之光”，并通过“理智之光”对感性认识的“透视”，就可以认识对象的本质，达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理性认识。这实质上是把上帝作为认识的起源，而把社会实践完全排斥在认识论之外。

其次，从检验认识的标准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实践是检验一切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因此，判断一种思想或理论是不是真理，只能以它是否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定，决不能以任何人、任何神的意志而定。但是，新托马斯主义者却以神学信仰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他们把人类的知识分为科学、哲学和神学三个等级，称科学和哲学为“理性知识”，神学为“超理性知识或信仰知识”，并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所谓“上下级”关系。他们认为，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只能是一些关于事物的经验符号及其证实方法，只能认识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时空联系，即事物的外部现象，不能认识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因此，科学处于人类知识的最下级。哲学是比科学更高一级的科学。哲学的对象不是来源于“实际的客观现实”，而是根据真正的“最初原则”即上帝来认识任何一种存在的东西。哲学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是：哲学管理科

学、保卫科学，把科学当成它所使用的工具。“因此它有权对每一门其他科学作出判断，把它与自己的结论相抵触的任何科学假设都斥之为错误”，“其他（人类）科学服从哲学”（《哲学概论》，英文版第113、123页）。但是，在新托马斯主义者看来，哲学仍属于理性知识一级，还不是最高级的科学，最高级的科学是神学。他们宣称，神学的前提是“启示真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哲学行使“否决权”。马利坦说：“作为上级科学，神学判决哲学，正如哲学判决科学一样。对于后者来说，它起着指导或支配的作用，虽然是一种否定的支配，它把任何与神学真理相抵触的哲学论断斥之为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学控制和管辖哲学家所提出的结论。”（《哲学概论》，英文版第126页）总之，照新托马斯主义者的说教，不管什么科学，都要以神学信仰为标准，任何时候均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被斥之为“异端邪说”。他们这样宣扬“神学信仰标准”的目的，就是要使理性服从信仰，科学服从神学，让神学唯心主义的新托马斯主义成为长期奴役人类的精神枷锁。

再次，从认识的任务和目的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思维，获得真理；而懂得真理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更好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新托马斯主义者是唯心的理性主义者，他们虽然也认为认识的任务是要获得真理，但是，他们所说的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新托马斯主义者说：真理是理智与事物间的一致。这个所谓真理的定义，光从字面看似似乎不错，但实际上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所讲的事物是指观念性的本质，所讲的理智是指精神性的灵魂，而无论观念性的本质或精神性的灵魂，又都是上帝创造或赐予的。所以，在新托马斯主义者那里的所谓真理、所谓理智与事物之间的一致，实质上就是上帝赐予的精神

性的灵魂和上帝创造的观念性的本质之间的一致。新托马斯主义者还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两类，说什么理性真理“与事物的本性相符合”，是低级的真理；信仰真理“与上帝的启示相符合”，是高级的真理，而上帝则是“真理的基础和全体”，是最高级的真理。因此，理性真理应当服从信仰真理，服从上帝；人们认识真理，无论是通过理性或信仰，最终目的都是在于认识上帝。托马斯就说过：“人的理性通过受造物上升到认识上帝，而信仰则相反，使我们通过上帝的启示去认识上帝。……无论是由超越理性而获得信仰，或是通过理性获得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殊途同归。”（《反异教徒大会》第4卷第1章第3349节）新托马斯主义的“两重真理论”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反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真理只有一种，那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科学理论。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起真理。新托马斯主义的所谓信仰真理，只是对现存世界的虚幻的反映，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至于他们所标榜的“理性主义”，因为又宣扬理性只能认识事物的外表和假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实质上是不可知主义。

综上所述，新托马斯主义在本体论上坚持上帝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在认识论上坚持上帝是认识的基础，根本否认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在手法上披着“现代科学”的外衣，宣扬上帝至上，鼓吹信仰主义，贩卖不可知主义。因此，新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是货真价实的神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我们知道，神学唯心主义是原始人类愚昧无知的产物。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神学唯心主义应当是日益被人所唾弃。但是，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新托马斯主义仍然是目前精神

领域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在西方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新托马斯主义仍然是目前组织严密、信徒最多、流行甚广、影响颇大的一个流派，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资产阶级的利用。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曾批判过神学，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反对神学的斗争进行到底。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时，就转而通过天主教会去支持新托马斯主义，利用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新托马斯主义是以梵蒂冈为国际中心的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而各级天主教会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相当大的势力，它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大力扶持新托马斯主义，这就使新托马斯主义在出版的书刊、举行的会议和传播的范围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任何一个流派。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列宁曾经说过：“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379页）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和广泛应用，固然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生产、高消费、高福利的物质生活，但并没有使人获得真正的精神愉快和满足。相反，却使人感到技术的统治，社会的压制，思想的抑郁，生活的怅然，前途的渺茫。面对这种情况，那些没有树立起科学世界观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信仰产生了危机的青年们，企图从神学那里得到安慰，从上帝身上找到出路，从天国当中获得幸福，于是，他们便把神学唯心主义的新托马斯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下转第94页）